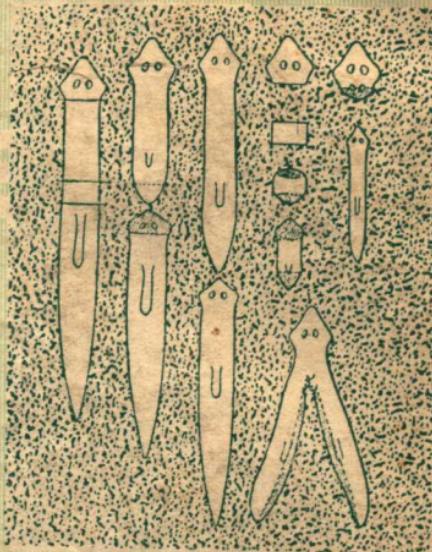


開明青年叢書



生命的韌性

賈祖璋著



開明青年叢書

生命的韌性

賈祖璋著



開明書店

生命的韌性

每冊售價人民幣 8,000 元 五(轄 7282)

著者	賈祖璋
出版者	開明書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)
印刷者	華義印刷廠 (北京東單閻市口 30 號)
發行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 66 號)
各地分店	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1949 年 6 月初版

78 P 32 K

1951 年 12 月再版(2001—4000)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

昙花 *Epiphyllum oxypetalum* Haw.

→ 班 墓 雷 影

(裝飾的標本)
和大熊貓(下)
↓ 小熊貓(上)



目 次

生命的韌性	一
多難興邦	八
動物的母性愛	七
個體犧牲與種族保存	六
生與死	五
進化觀念	四
植物對於無機環境的鬪爭	三
植物對於有機環境的鬪爭	二
植物的生長素〔上〕	一
植物的生長素〔下〕	七
曇花一現	八

靈芝助學

海綿與文化

從恐龍時代繁衍到現代的小動物

九五

蛙聲

九四

熊貓真面目

九三

碧血丹心〔上〕

九二

碧血丹心〔下〕

九一

關於血液型的基本知識

八五

古猿是由什麼進化而來的？

八四

關於「古猿是由什麼進化而來的？」

八三

生命的韌性

生命不怕死，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，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。

——魯迅：生命的路

所有生物，不論是細菌、昆蟲以及人類，都能够適應環境。遇到環境不利的時候，牠們會顯出極大的抵抗力，有些生物，即使完全缺乏食物，或者在高溫和低溫之中，也能够長期生活。

生命是堅韌的，任何災難都不會把牠們完全毀滅。

讓我們來敍述一些關於生物長期生活的故事：

蘇聯科學家卡特里夫（P. Kapterev）有過一個很驚動人的報告。他說一塊凍結了大概已有數千年之久的底層泥土，溶解以後，含在其中的植物胞子、種子和幾種小動物都開始萌發、活動而茁壯地生活了。

加利福尼亞的巴特里（Ira. B. Bartle）也說過，從亞利桑那教堂的四尺厚的泥磚牆中

心取得的，已經有二四九年之久的細菌，也能够重復生活。

還有更加著名的例子，是利濱曼(Charles B. Lipman)所說的，生活的細菌蘊含在從天上落下來的殞石裏。這個說法可以證明那種生命種子來自別個天體的學說。利發曼又說在前寒武紀和鮮新世的岩石中，以及形成於250,000,000年前的無煙煤中也可以發現生活的細菌。但是經過別個科學家的細心試驗，卻並不能加以證實。

還有一個最熟知的例子，就是許多人宣傳的那些從埃及金字塔中連同木乃伊取出來的小麥，仍然能够發芽。但是據植物學家說，經過這樣長久的時間，麥粒的形狀也已經不可能保持了，哪裏還能够萌發、生長呢？麥粒保持生命的年代，大概是不會超過十五年或二十年的。

斯蒂文和安特孫(Stevens and Anderson)上升到同溫層裏，發見許多微生物，顯然有抵抗不適環境的能力。這些微生物大部分是釀成植物病害的菌類孢子，牠們對於極低的溫度，異常小的氣壓，以及致命的紫外線，都能够抵抗。把牠們取回到地面上來，依然能够萌發而生長。

生物能够抵抗長期的飢餓，也有確實的記錄。美國農部的比舒濱(F. C. Bishop)發

現那種在落機山區傳播斑疹熱的扁蟲便是一個著名的例。他於一九三六年說：「牠們得不到食物，也能够年復一年的生活，放在沒有食物的小瓶裏成長的扁蟲，從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直到這個時候，仍然生活，而且富有活力。」扁蟲的發育經過三個時期，就是幼蟲、蛹和成蟲，都是吸血而生活的。每一個時期，假使得不到食物，都能够生活一個極長的時間。一個最長的成蟲時期有過九八八日的記錄。牠們在飢餓的時候，除非給以激動或溫暖，不常活動。牠們不會改變形貌，餓了兩年以後，重量仍然與開始的時候相同。牠們沒有其他昆蟲所具備的氣管，所以氧化作用可以減到極低，代謝作用幾等於零。蜘蛛可以生活在沒有食物的玻璃管內，經過四、五年之久，依然活潑如故。

馬開(R. C. M. McCay)和他的助手們發見幼小的白鼠稍稍忍受飢餓，發育的時間可以延長一倍。勃朗大學的科學家對於水蚤發見同樣的事實，牠們發育的時間可以延長一半。許多下等動物，飢餓的時候會改變形狀、大小，甚至回復到幼稚的狀態，把能力的消耗減低到極小的限度。有些種類可以乾燥成功塵埃的狀態，幾個月以後，遇到潮濕，便又重復生活。

溫度對於生命有極重要的影響。依據克羅齊(Crozier)的學說，生理作用跟着溫度的

升降而不同，遇到某種溫度，生理作用會突然旺盛或突然低落，這種溫度叫做臨界溫度 (critical temperature)。攝氏四度、九度、二〇度、二五度、二七度、二〇度是普通的臨界溫度。適中的溫度適宜於生物營正常的生理作用，這個溫度的範圍叫做活動帶 (zone of activity)。活動帶裏面生物的生理作用最旺盛的溫度叫做最適溫度 (optimum temperature)。與活動帶相距不遠的兩側，生物的代謝作用減低，但可以拿休眠的狀態來維持生活，在寒冷的一端叫做冬眠帶 (zone of hibernation)，在溫熱的一端叫做夏眠帶 (zone of aestivation)。超過冬眠帶和夏眠帶，溫度過低過高，生物便不能生存，這叫做致死溫度 (fatal temperature)。各帶溫度的高低，因了生物種類而不同。同一種生物，又因了平日生理狀況的不同而有變化。牠們對於高溫和低溫都能够起相當的適應作用而成爲馴化 (acclimation)。佛爾農 (H. M. Vernon) 曾考察意大利那普利斯灣 (Naples) 的各種無脊椎動物，發見牠們的平均致死溫度，夏季比春季要高〇・六至一・三度。

某幾種特殊的生物能够抵抗極低或極高的溫度。臭蟲不僅能够抵抗低溫，而且在低溫之中受了精酸的薰炙也不會死亡。蒼蠅即使凍結得很堅固，溶解以後，還是能够蘇醒。

火山學者諾勃爾 (Levi Noble) 說，某種單細胞藻類可以生活在於幾近沸點的溫泉裏。

自來都認爲炎熱的星球裏面不可能有生命，諾勃爾以爲這種說法應該是不盡可信的。

美國農部的馬剛 (C. A. Magoon) 說，多種微生物都不會被冰凍所毀壞。真的，有些微生物在華氏零下四二二度，經過十小時，依然能够生活，像酵母菌和黴菌都是。

圓蟲的卵在華氏零下一六度不會喪失生命。在這個溫度之下，把牠埋藏一年，或浸在化學藥品的溶液中，或用普通的消毒劑來處理，都不致死亡。

魚類凍結在冰裏便不能生活，假如溫度降到攝氏零下三度，但是水並不結冰，那就依然能够生活。所以魚類並不是因爲溫度過低而死亡，是因爲凍結在冰裏無法呼吸而死亡的。

青蛙經過一兩小時的凍結，溶解以後，依然能够跳躍。但是，這樣的蛙，大概並不是通體凍結的，尤其是心臟，如其凍結了，那便永遠沒有回復生命的希望。冰的結晶會破壞細胞，溶解的時候，細胞內部的生命物質便要散到細胞外面來了。像現在應用於冷藏食物的那種急凍法，冰的結晶異常微細，不會減損食物的滋味。但是這樣微細的結晶，還是要破壞生命的。

依據科學的理論，應用現代的人工方法，不論凍結得如何迅速，溫血動物總是會被凍

死的。所以有人說把猴子冰凍以後，能够回復生命，尙無法令人相信。

在正常的狀態下面，溫度與生物發育所需的總日數的積，隨了生物種類的不同而有一定，這叫做溫度常數律 (Law of thermal constant)。所以溫度低，發育所需的時間便長；溫度高，發育所需的時間便短。例如蠅的生活史，在華氏八五度的環境下祇有二一天，在二〇度的時候便要一七七天。果蠅在七六度的時候，幼蟲期祇有六天，在五八度的時候則爲五八天。蝶蛹在七六度的時候，經過一一個星期，變態完全，在五八度的時候，需要二二個星期。

依照能力消耗的理論來說，人的活動對於溫度的反應，假如與蒼蠅相同的話，那末人的體溫假如不是華氏九八度而是六〇度，人的平均壽命便可以和創世紀裏所說的活到九六九歲的瑪士撒拉 (Methuselah) 同樣長久。假如再減低到四五度，使生命的進行極爲緩慢，那便可以活到二〇〇〇歲左右了。

釀成腸病的細菌可以活潑生存於華氏五〇度到一一五度之間，但在後者的溫度時，牠的繁殖便會迅速三〇倍。培養的羣落從低溫的環境變到高溫的環境，便開始迅速繁殖。從高溫驟然降到低溫，便有大部分死亡，祇剩下少數依然能够生活。

總之，人類和其他的溫血動物，因為身體構造和生理作用比較複雜，容易遭受外界不適宜情況的危害。下等生物身體構造和生理作用比較簡單，容易抵抗外界不適宜情況的危害。但是高等動物對於危險的趨避，顯然比較下等生物大為靈敏而有效。下等生物無法避免危險的襲擊，卻具備着極大的抵抗不利環境的力量，這便是生命的韌性的表現。

三十七年十二月於上海

多難興邦

環境 (environment) 對於生物的生活，有助長和妨礙的兩種作用。環境祇須稍微有些變化，生物便會立即發生反應。例如日光和空氣充足，溫度和濕度適宜，食料豐富，外敵稀少，在這樣好的環境中，那些生物就能夠生長得很壯健，很繁盛。反之，環境惡劣的時候，生物就因為生活受到限制，便要瘦弱和衰敗了。

但是生物更有一種適應 (adaptation) 的特性，祇要環境的變化不是突然間超過了牠所能够忍耐的程度，牠對於這個變化了的環境，就會起一種新的適應。所以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中，生物依然能够生活。例如草履蟲 (*Paramecium*) 平常不能抵抗水中百分之〇·五以上的亞砷酸毒性，但是假如把草履蟲飼養在含亞砷酸不到百分之〇·五的水中，使牠先習慣了這少量毒性，然後慢慢地把毒量增加，那末就是到了百分之一·一九的濃度，有的草履蟲也居然能够忍受。其他如對於低溫和高溫等環境因素，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使生物增強抵抗力。

人類也是這樣。我們的嗅覺對於惡臭和芳香，初接觸的時候感覺都很敏銳，久而久之，習慣成自然，就會變得很遲鈍。古人所謂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；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；」就是這個緣故。現在我們對於西餐中的牛酪、番茄，以及西洋人對於我們東方的醃菜、臭豆腐等，都有初吃的時候覺得不習慣，但是後來反而覺得嗜好的現象。

食物是生物最不可缺少的環境要素之一。但是遇到環境不適宜，食物缺乏的時候，生物也可以忍受較長時期的絕食。例如動物的冬眠和夏眠，植物的落葉，都是適應季候的絕食現象。而且動物在尋常的狀態中，也有能夠絕食到很長的時間的。鳥類因為運動活潑，最不能挨餓，像信天翁 (*albatross*) 這樣能够餓三、五天的，可以算是時間最長的了。別種動物，像海豹 (*seal*) 能够餓一個月，淡水魚阿米亞 (*Amia calva*) 能够餓二十個月，海蝦 (*lobster*) 能够餓七個月，水薑能够餓八個月，這些都是相當長的時期。陸生動物在絕食期內，水極為需要，例如，我們人類通常可以絕食七天，苦修行的僧人每天祇須喝幾口水，就可以餓數十天。動物對於絕食的適應，還有一個奇異的例。據窩茲達列克 (*Wodesdalek*) 說，博物館裏有一種蛀蝕標本的害蟲，叫做標本蠹 (*museum beetle; Trogoderma tarnale*)，

牠的幼蟲，生長達到極度的時候，能够絕食四、五年。在這很長的絕食期中，牠要蛻幾次的皮，每蛻一次皮，把身體縮小一些，最後就變成和剛孵化的時候同樣大小。窩氏曾使一條成長的幼蟲絕食，等到牠縮小以後，再給牠食物，使牠由大而小，由小而大，反復變遷，一共經過了四次。總之絕食並不一定使動物死亡，也可以反而使動物的壽命延長，在多數動物中，都可以發見這個現象。

這樣說來，惡劣的環境並不是對於生物祇有消極的妨礙作用，也能够發生積極的刺激作用，使生物逐漸馴化（acclimation），由馴化而改變習性和形態；積累許多變異，就成功新的變種。

棲息處所的大小，可以影響到動物體形的大小。所以地中海的小島上，產生極小的鹿，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，產生小形的河馬。動物飼養在小容器中，體形的大小，往往受到限制。八十餘年前，霍格（Hog）把椎實螺的一種叫做粗貝（*Limnaea* [*Lymnaea*] *stagnalis*），飼養了六個月，祇有自然生態中從卵孵化後生長三個星期的大小。後來塞姆柏（Semper）重複實驗，也得到同樣的結果，他就認為這是水中養分供應不足的緣故。再後來得伐力格奈（de Varigny）用流水的裝置，使養分不致缺乏；同時用各種表面積大小不等的容